

MR
国外新闻界名人译丛
FOREIGN NEWS
TRANSLATION

Joyce
Hoffmann



新闻与幻象

——白修德传

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

12542 1 乔伊斯·霍夫曼 著 胡友珍 马碧英 译

新华出版社

新闻与幻象

——白修德传

[美] 乔伊斯·霍夫曼 著

胡友珍 马碧英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 / (美) 乔伊斯·霍夫曼著; 胡友珍, 马碧英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1

ISBN 7-5011-5135-0

I. 新… II. ①霍…②胡…③马… III. 白修德—评传 IV. 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2484 号

Theodore H. White and Journalism as Illusion

by Joyce Hoffmann

Copyright (c) 1995 by The Cura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0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0-3910 号

新闻与幻象

——白修德传

[美] 乔伊斯·霍夫曼 著

胡友珍 马碧英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14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5135-0/K·334 定价: 17.00 元

献给我的父母：

贝特西和卡尔·霍夫曼

序

乔伊斯·霍夫曼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他深刻地剖析了20世纪最具影响的新闻记者西奥多·休·怀特关键的25年记者生涯。杰奎琳在她丈夫被刺后，立召白修德单独面谈，那时他已经是一位驰名记者。在第一夫人的协助下，白修德知道了约翰·F. 肯尼迪对新政的设想，日后他将这些设想变成了令人遐思、浪漫的王国——《卡梅洛》的化身。多年来，肯尼迪的朋友及顾问都说从没有听到总统提起过《卡梅洛》。但是白修德刊登在《生活周刊》上的文章却创造了这个神话，并且使这个神话永远留在了人们的意识之中。

这一故事只不过是白修德撰写的众多产生持久影响的故事之一。作为全国最受欢迎的几家杂志的记者，他的报道涉及40年代、50年代及6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他的畅销书《1960年总统的诞生》永远改变了政治报道的风格。

这位富有天赋、讨人喜欢的记者，极擅长迎合别

人。因此，他获得了政治、军事以及外交界头面人物的信赖。先在远东，后在欧洲，最后在华盛顿，他都成了他所报道的对象的密友及顾问，而不是像其他精英记者那样，始终站在被报道人物的对立面。即使他进行客观报道时，他也坚守秘密，以便保护他的重要信息来源。有时他还允许他的被报道对象，包括约翰·F. 肯尼迪和纳尔森·洛克菲勒，在文章发表前做一些修改。

遵守客观性这一原则的同时，白修德——也像其他战后主流记者一样——他们笔下的世界并不是原本的样子，而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

霍夫曼在书中讲述了白修德职业生涯中一段罕为人知的插曲，当时白修德有意隐瞒蒋介石的腐败及无能的国民政府这一真相，因为他相信削弱中国的事业会“危及民主进程”。

没有任何书如此全面地通过纪实材料揭示了一位一流新闻记者是如何成为政治内幕人士，又是如何曲解新闻但又不失职业本身所赋予的公正光环的。《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一书以深刻的研究、娴熟的写作技巧无所畏惧地向我们讲述了美国新闻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并揭示了新闻职业本身的特点。

作者乔伊斯·霍夫曼是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奥尔德·多米尼大学的一位新闻专业副教授。

哥伦比亚及伦敦密苏里大学出版社

作者的话

完成这本书得益于很多朋友、亲人及相关人士的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西奥多·怀特的家人、朋友及有关人士中，我要特别感谢南希·怀特·赫克托（怀特的第一任妻子），她慷慨地献出了她的时间和记忆，并且发动她的孩子海顿·怀特·罗斯托及大卫·费尔班克·怀特给予协助。怀特的妹妹格拉迪斯也给予了友好的帮助。

支撑我完成这项研究的朋友很多，他们给我智慧，给我鼓励，帮我出谋划策，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的是约翰·霍尔。他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这本书的各个细节，他的妻子玛丽·拉博姆·霍尔对我的不断打搅表现出了相当的忍耐和慷慨，我十分感激。我还要感谢我的妹妹珍妮特·霍布斯对我的鼓励与支持。给我极大支持的还有沃尔特·哈林顿、贝提·博伊德·卡罗里、珍妮斯·鲁顿及丹尼尔·格雷。

白修德的同事和朋友让我无偿地分享了他们收藏的

资料，我也十分感激。他们是威廉·沃尔敦、本杰明·布拉德里、马文·卡尔博、理查德·克莱曼、布莱尔·克拉克、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佩恩·肯鲍尔、穆丽尔·布鲁门萨、欧文·伦敦博士及夫人、小阿瑟·施勒辛格、艾尔·雷文霍特及米尔顿·凯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约翰·赫西，1993年他过世之前，我们一直有通信往来。

最开始，这项研究是我在纽约大学美国研究课题中的一篇博士论文。当时作为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的保罗·贝克教授，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像很多优秀教师一样，他非常懂得掌握批评与肯定的分寸。我还要感谢纽约大学的教职员工唐·怀特、杰伊·罗森、肯尼斯·西维尔曼、埃德温·戴蒙德以及理查德·卡明安。

这项研究还得到了很多图书管理员的协助，我也非常感激。他们是哈佛大学的卡罗琳·普雷斯顿、哈佛豪顿图书馆的梅拉尼·怀斯纳、丹尼森·贝奇、哈佛普西图书馆的帕特里斯·多诺休、詹姆斯·麦卡锡、约翰肯尼迪图书馆档案主管威廉·约翰逊、琼·佩恩、莫拉·波特、奥尔德·多米尼大学的南希·麦克奥利弗、琼·希尔及琳达·威尔斯。

这本书的出版在经济上得到了多方支持。他们有纽约大学、政府约翰·肯尼迪学校琼·肖雷斯坦·巴罗尼中心提供的有关政治学及公共政策领域的戈德史密斯奖金以及约翰·肯尼迪图书馆提供的西奥多·索雷逊研究员基

金。

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代理商罗伯特·莱斯彻，他为出版付出了极大的辛苦。贝弗莉·珍雷特在我作博士论文期间，就看到了这本书的前景，我要感谢她的先见之明。约翰·布伦纳十分细致耐心，编辑工作非常娴熟，和他一起工作我感到十分愉快。

最后，白修德的家人在允许我引用白修德的书及资料的同时，希望我向读者讲明，他们并不赞同我将白修德定位为新闻记者。

目 录

目 录

序	(1)
作者的话	(1)
引 言	(1)
第一章 新闻记者的诞生	(15)
第二章 时势造就的英雄	(45)
第三章 舆论记者的成功之道	(85)
第四章 神话总统的诞生	(149)
第五章 喜剧《卡梅洛》的诞生	(197)
尾 声	(237)

引 言

1963年11月下旬，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当西奥多·休·怀特从电话中得知杰奎琳·肯尼迪需要他的时候，他正在曼哈顿东北部与一位牙医交谈。J.F. 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已过去了一周，现在他的遗孀恳请这位她视为老朋友的新闻记者前往海恩尼斯港肯尼迪府邸，她想通过《生活周刊》，向美国人民说点什么。她坚持要求白修德来传达她的心声。由于特工部粗鲁地拒绝了杰奎琳派车接他的要求——他们说她不再是总统夫人——也因为一场席卷科德角湾的东北风使他不能使用私人飞机，白修德雇了一辆轿车，从纽约回到了故乡马萨诸塞。到第二天清晨，这位记者与前第一夫人制造出了本世纪最值得怀疑，但同时又最持久的幻象之一。

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血腥的周末，肯尼迪夫人以她的优雅和高贵，用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话来说，“使美国人民100年来经历的最黑暗的日子成了展示他们意志力的最佳途径”。她将白修德召来是因为她生气，非常

生气。所有周报的老牌记者已开始对短暂的突然夭折的肯尼迪政府进行评价。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的专评，合众国际社白宫通讯员梅里曼·史密斯以及其他一些记者的评语，尤其令她气愤不已。克罗克一边赞扬肯尼迪的“非凡成就”，一边也痛惜“甚至这个高度民主和自治的政府也未能消除人类对无政府状态的依赖”。击中总统的那颗子弹，克罗克写道，穿行在激烈的政治争斗中，同时这也说明美国人仍然借助暴力来表明他们在解决国内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四天，沃尔特·李普曼在“今天和明天”专栏中也谈到了仇恨和无政府主义的威力以及“过分自由的言论和思想是如何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战争的考验和这个革命时代的挫折又巩固了这一习惯”。

肯尼迪夫人希望白修德撰文改变她丈夫在这些记者笔下的形象。她坚决认为，历史应该将肯尼迪时期视为一个充满希望和奇迹的时代。白修德人迷地坐在那里，听她在达拉斯和历史审判日之间滔滔不绝地讲一些散漫和不连贯的事情，长达两个多小时。肯尼迪夫人说她很后悔在空军一号上擦去了脸上和头发上凝固的血迹，要不然，林登·B. 约翰逊总统就职宣誓时那张著名的照片会带有谋杀的血腥味。她嘲笑那些撰写历史的“辛辣老人”。最后，她说这些天来有一种思绪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那就是百老汇喜剧《卡梅洛》在字里行间体现的一种精神。她和前总统曾反复聆听剧中十岁的孩子雅克

特拉吟诵的词句。她想让白修德告诉美国人民的正是这些话：“不要忘记，曾经某个地方，有过短暂而辉煌的时刻……”

午夜前后，白修德带着 11 页面谈笔记躲进一间仆人住的屋子。在那里，考虑到《生活周刊》每小时的印刷开支为 30 万美元，他简练地写出了那篇著名文章的草稿。在他写完之后，肯尼迪夫人进行了修改：删掉了一些词句，在页边空白处加上她自己的言语。她在厨房的电话旁徘徊——当他向编辑口述修正稿的时候，她坚决要求将有关《卡梅洛》的刻画作为中心主题。电话另一端的大卫·曼内斯在纽约争辩说，或许《卡梅洛》主题有些过火。“是的，这难道不美妙吗？”白修德回答说，试图暗示曼内斯，肯尼迪夫人就在身边。她能听见他在反对，但依然毫不动摇——《卡梅洛》。因此，在白修德的帮助下，杰奎琳·肯尼迪将她丈夫令人怀念的总统幻象深深地刻进了人民的意识中。不要在意肯尼迪白宫班子的某些成员后来嘲笑她的观点。“杰克·肯尼迪从来没有提起过《卡梅洛》，”阿瑟·M. 斯莱辛格二世讥讽道，“新领域并不是这么回事。”肯尼迪时期的国务卿迪恩·腊斯克也抱有类似的观点：“J.F. 肯尼迪会将《卡梅洛》的思想踢出窗外。”另外，肯尼迪千日政府的副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用更强烈的语言表达他的嘲讽：“如果杰克·肯尼迪见到这些关于《卡梅洛》的描写，他会恶心呕吐的。”

当然，《卡梅洛》是一个幻象，白修德清楚这一点。那天晚上，他按照肯尼迪夫人希望的方式评述肯尼迪的统治，因为她确信“历史属于英雄人物；英雄决不能被忘记”。25年前，他在中国同样将蒋介石描绘成一个英雄人物。结果证明那也是一个幻象。在海恩尼斯港与杰奎琳会面之后15年，白修德在自传中委婉地表示了歉意，承认《卡梅洛》的传说是“错解历史”。他承认在新领域圆桌会议上并没有绿衣骑士，但他仍然极力赞扬肯尼迪，认为他在黑人、妇女、年轻人和各少数民族中实现了分享民主制的优势。“他是一位十足的现实主义者，”白修德在肯尼迪遇刺15年后写道，“一位深知思想重要性的游戏大师。他全面履行职责，他推进了美国国内和国外的事业。”

白修德曾一度以为历史像一个不可驾驭的火车头，向着某个既定目标疾驰而去。然而，当他在中国，战后欧洲和美国目睹一些历史事件之后，他的想法改变了。历史决不是命定的。个人不仅能够而且也不可避免地改变火车头的航向，从而改变历史。个人决策不仅很重要，它们还是历史的组成。白修德认为，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约翰·肯尼迪曾操纵着这个火车头。

半个世纪之前，也即在肯尼迪府邸那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之前25年，白修德已经开始从重庆发回有关战争和动乱的报道。重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1939—1945年的战时陪都。后来，当白修德于1960年将记者的敏

锐眼光投向总统选举时，他通过《1960年总统的诞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新闻。尽管他信守荣誉和正义——事实上，也许正因为他的忠诚——他的新闻报道有时并不能如实地反映真相。形势需要，信念和仁慈迫使白修德有选择地组织材料，从而不时创造一些充满不切实际的希望和激情的新闻故事。很显然，自重庆到创作《1960年总统的诞生》，白修德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系列的幻象。这些幻象迫使我们仔细审查作为职业目标的真实标准以及道义说教是否应该决定真相的表现方式。

白修德在自传《历史的追寻》中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是围绕那些决定20世纪美国历史的人物、事件和思想展开的。他描述战争与和平，革命与谋杀，饥荒与丑闻以及那些在1960年大选中渴望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其中许多故事促使美国人形成了对本国及其世界地位的公众意识。

通过这些，白修德同时也取得了新闻史上的一些伟大成就。他既是美国政治制度的敏锐监视者，又是一位富有创见的思想家，开创了改变美国政治新闻的竞选报道文体。白修德凭借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和在小众创作中积累的娴熟技巧，将自己的报道天才展现在许多政治记者未加探索的领域。在他的讲述中，总统选举是雄心的交锋，是一出充满悬念、传奇和冒险活动的戏剧。在西奥多·怀特的笔下，1960年的总统竞选是一则主题庄严、思想广博的故事——是融合《哈克费恩》和《黑暗

的中心》的文学探索历程。在某种意义上，白修德让美国从新的角度审视自己。

在我们今天看来，白修德在许多报道中对中国、战后欧洲、美国的超级大国角色以及一些成为美国领袖和总统的人士，很明显地制造了不切实际的幻象和期待。不过，幻象是 20 世纪中叶美国新闻传统的组成部分。在许多方面——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白修德都是一位代表人物。在他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老牌新闻记者的职业活动。白修德的新闻报道风格沿袭了一种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是由二战和战后时期充当政府助手的一些极富影响的专栏作者和记者创立的。沃尔特·李普曼就是这种内幕新闻的典型；他经常帮助制定一些政策，并随后在自己广受欢迎的专栏中给予肯定。总统、内阁部长和政策制定者都对他的智慧和明辨力无比信赖。这个华盛顿名流内部圈的成员要么是校友，要么是社交场上的老相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上学时与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托曾经是会友。约瑟夫·艾尔索普在哈佛上学时就认识了国务院苏联专家查尔斯·博伦。当时，他们都是波西利恩俱乐部的成员。每当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和 40 年代后期《纽约时报》的记者詹姆斯·雷斯顿在梅特罗波利坦俱乐部共进午餐之后，必有一篇关于国务院活动的头版报道。约翰·麦克洛伊曾经担任战务部副部长，后来是驻德国的高级专员。他是众多原则上讨

厌与媒体打交道但又排除少数几人的高级政府官员的典型。麦克洛伊将艾尔索普视为朋友。他还非常信任李普曼，常常向他透露军事情报。他在乔治敦时的邻居雷斯顿曾写过许多报道，其中麦克洛伊是未明说的消息来源。将自己想象成政府的帮手而非对手，白修德与其他自由出入高级场所的记者一道为美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出谋献策。

在白修德的价值体系中，怜悯常常超越职业准则。用他移民祖辈的依地语方言来说，他首先是一个“凡人”，其次才是一名新闻记者——这很可能促成了许多值得赞扬的事迹，但同时也是不可靠的。一名新闻记者向政权领袖高谈阔论，正如当初白修德向蒋介石大谈特谈国民党腐败的税收政策是如何使河南省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增加，这是否符合职业道德还值得怀疑。同时，白修德的怜悯感也促使他犯下了一些错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可以说是新闻罪行。他故意误传中国的政治形势，因为他坚信这将关系到中国的生存和法西斯的失败。为了取信于头面人物，他保守秘密。他允许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其中包括约翰·F. 肯尼迪和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在作品发表之前进行阅读和修正。在谈论他的老朋友怀特对民主社会记者角色的看法时，NBC 前新闻记者马文·凯尔博指出：“特迪身上具备了所有善良的品性，但他在实际生活中却很少遵循。”

自他在重庆当随军记者到 25 年后创作《卡梅洛》